

学林出版社

燃烧的迷津

朱大可／著



朱大可／著

燃 烧 的 迷 津

THE

BURNING PAPANCA

ZHU DA-KÉ

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3 号

责任编辑：曹维劲 李东

封面题字：王元化

封面设计：卢杰

燃烧的迷津

朱大可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79,000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0510-612-6/I·212

定价：4.70 元



作者简介

朱大可：著名青年文艺批评家。祖籍福建省武平县(客家)。1957年1月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于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文化史和文化神学的研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Q

序

谢冕

这是一本充满才气的书。我读它时贪婪而又吝啬。我想一下子把那些由无数警句串连起来的机智而又个性化的论述一下子全吞下去，但我又像面对美食的孩子，想留下来慢慢享受。

读朱大可的文章真有一种愉悦。尽管他说的都是一些相当专门的问题，阐述的也是相当深刻的道理，而且涉及的话题相当广泛——当代诗学、文化史、宗教和神话以及电影等艺术门类，上帝和佛陀、耶稣和屈原、王蒙和卡夫卡、嘉宝和卓别林、从迷误的诗神到“都市的老鼠”……。但他的文章显然不让人望而生畏，它不像那些好像本意就在拒绝读者的莫测高深的论者。他的好处显然不是因为他把前人或他人的观点转述和求证得如何精彩透僻(有的人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于阐释他人，那种持恒的韧性亦足以引发我们的敬意)，而在乎他总是从他人已经涉及和未曾涉及的领域，创造性地投射以独特的目光。

朱大可有一种可贵的独立的学术品格。他不拘泥于前人的结论，他更不人云亦云，他坚持自以为是的认知而不

屈从于任何的权威和定见。不羁的思想，独特的议论，敏锐的判断，华采的政论风格，甚至不合常规的表述，构成了朱大可这些文章的魅力。

他读了不少书，他的知识的宽厚是无庸置疑的。但这些特点未必专属于他，世上读书多的人为数不少。重要的是他消化了那一切，他的聪颖、机智、特别是建立在专业基础上的奇想，使那些为我们熟悉和陌生的一切都蒙上了灵智之光。这位青年批评家雄辩而又自信，对他所触及的一切，都凭自己的感悟而极少重复他人。朱大可让我们想到，他只是借批评对象说他想说的话，而不论别人曾经或可能如何说。

这种批评风格与那种追求全面、稳妥的审慎迥异，我们的批评家显然不想讲完全正确的话，更无心为他的研究对象寻求终极性的评判。这可能给他的学术建树带来某些损害，但却充分表现出他的独立性。读朱大可的文章会感到，与其说他是在从事科学的批评（他的批评显然充满了科学精神），他却更像是一位自我表现的智者。

朱大可有一种本事：他的学术涵养和敏捷的反应能力能够在他人可能熟视无睹的平凡之物上，发出惊世骇俗的声音。他的独立思考精神给那些“从来如此”的事物蒙上怀疑的迷雾。人们尽管可以谴责他的“异端”色彩，但却无法掩盖他的机智和胆识。宏阔的视野，超凡的把握，睿智的分析能力以及华丽的叙述风格，使这位批评家的批评精神充满了活力。

要是只有宏大的气势和完好的文体及论述，对于有希望的批评家而言，这远未完成他的使命。朱大可基于他的学术领悟推出的判断，有着惊人的穿透力，这当然预示了批评的成熟。一些具体的对于作家作品的评析，显示了上述特点，如他把海子的诗《饥饿的仪式在本世纪》列入了“难以破译”的范围，但他

却从中能读出“不同寻常的东西”：罕有的力度、粗鲁的气质、以及对于宗教真理的悲痛的关怀。他发现诗人“思想杂乱无章地涌现，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这一判断从海子最后的抉择得到印证。它所体现的暗示和预感，雄辩地证实了批评家的艺术敏感与洞察力。

朱大可掌握了他的独特的批评文体，但这只是他的判断力的传达媒介。构成他的批评力度的，还在于他对对象的精到的把握，这种把握不仅体现在上述如对海子的具体论析上，而且体现在他对文学整体的发展态势的把握上。像这样一段话：“当代文学已经再度返回五四的起点，重历生命解放和精神自由的进程，卷入文学进化的第二度循环。当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化，指望于时间的这种无限延宕。”我们从这一反常态的冷静叙述中，感到准确、沉着之中蕴含着充满历史感的悲凉。

这位批评家有时会给人显示才华和夸张表现的感受，但他在事实面前的严格有时甚至近于尖刻。他的不留情面也给人留下了印象，当然他从不进行庸俗的攻击如目下一些时髦文章的所作所为。朱大可应该属于新潮批评一类，但他对中国现代主义者的追求却充满疑问：“在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抽搐着大量可疑的脸庞。他们痛苦是因为他们的头脑觉得应该痛苦，他们嚎叫是因为别人在这之前已经动听地嚎叫过了。”再如他对他的同代人的寻根发出的尖锐批评：“这是种族意识形态的根基，曾催动了唐诗宋词的生长和繁殖。现在又使‘寻根者’醉生梦死，然而我们有什么依据认定，我们所掌握的先入的道，不是历代经学家卑鄙训诂和篡改的结果？或者，我们有什么必要去拥抱一个被帝国没落时期的风尚所代替了的赝伪传统？”

尖锐的言词所传达的怀疑精神，是学术发展的动力。我们从这本书以及他的作者那里，得到的是一种严肃的启示。

目 录

序	谢冕 1
现象篇		
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	3
慵懒的自由	23
诗神的迷误	32
饥馑的诗歌	38
燃烧的迷津	52
都市的老鼠	78
空心的文学	93
功能篇		
文学的圣化与俗化	119
代偿：心灵的愿望	125
城市神话及其游戏规则	136
美学篇		
科学主义和宗教主义的对话	157
电影过程论	165
艺术操作和美学形态的有序化	184
内省篇		
超越大限(代跋)	213

THE INFLAMED PAPANCA*

By Dak Ju

CONTENTS

* * * *

Preface..... by Xie Mian.....1

The Scenery of Pure Literature

An Anxious Generation and Urban Dreams.....	3
Languorous Freedom	23
The stray Muse of Poetry	32
The Clamorous Masses of Pomes	38
Inflamed Papanca*	53
The Urban Rats	78
Empty Literature.....	93

On the Popular Arts

Sublimation and Vulgarization of Literature	119
Substitute, The Desire of Soul.....	125
The Urban Myth and Its Game Rules.....	136

Methodology of Criticism

A Dialogue Between Scientism and Religionism	157
The Processlogy of Cinema.....	165
From Chaos to Order, The Process of Artistic and Operation of Aesthetic	184

Of Introspection

Beyond the Fatality(Postscript).....	213
--------------------------------------	-----

* * * *

* Papanca: A term of Buddhism in Sanskrit, to describe
a situation like a maze.

现 象 篇



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

城市
诗人 意味着什么
批评

? 城市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足以令我永恒困惑。
它可能既是一片景观、一种多功能的事务区、一种高密度容器，又是一个梦、一种气氛、一种秩序，一份出身证、一座由水泥、玻璃和钢铁构成的永不风化的雕像。

城市诗人意味着什么？这同样是个令人惶恐的现象。它可能是一个社团和群体、一个小小的文化圈，也可能是一群城市焦灼病患者、一些孤独游离的个体、一种灵魂的感受器、一些运用“意象”夸克进行聚合与裂变的现代野性。

而一个更有意义的现象是，在上述环境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对话：人仗恃他的激情创造了城市，城市则以冰冷的体

积和喧嚣的重力向人宣战。于是这种对话变得非常古怪：一方面人需要和依赖城市，一方面人厌倦和憎恶城市，情话和詈语互相交渗着，在这片立体多维的空间里发作爆响。当城市和人都长大并具备了自觉意识之后，你们会于漫不经心之中突然瞥见，从街角、咖啡馆、俱乐部和校园边门里溜出几个不太安分的年青人，身着牛仔，手挥六弦，目视长街巨厦，口中念念有词，兜揣一大堆新派意象。城市把他们从无边际的子民里忽略掉了。它没有顾上捕捉、放逐、窒息他们，或者把他们压入自己坚固的槽模。然而一切都为时晚矣。大众传播媒介已经启动，诗集象鲜活之鱼溜进主妇的煎锅那样进入你们读者的书架。我哂笑着看见城市面对新的有力的对话和挑战者的晕眩与愤怒。

我带着新鲜的感受和冲动读完了四位朋友的诗作。我错愕，并惊异地发现这是场地道的群兽聚会：张小波是头焦灼咆哮、野性十足的牡狼，宋琳则更象踩着无声肉垫、神情诡秘的哲学狐狸，孙晓刚具有猫的表情，李彬勇则接近某种鹰隼，长着逃避城市栖息丛林的羽翼和多情的喉喙。但我将断然拒绝把他们匆忙赶入气宇轩昂的“城市诗”的囚笼^①，钉上“以金属亮度辐射”文坛的学派标牌^②，也不愿指点江山，轻率地宣告一个新的种群在多雨的亚热带东部诞生。各个省份的年轻诗人都鼓噪他们领导了中国诗歌的新潮流。偷瞧着版图上燃起的烽火，我悚然之余悄声嘀咕：我的这四位朋友谁也不领导。他们领导自己。

以如此谦卑的姿态向诗界作揖打躬之后，我不得不向诸位坦告另个事实，即这些作品是难以透彻了悟的，由于其探索的深度远甚于“朦胧诗”，艺术同普通欣赏者的间距变得异常阔大。如果这是你们读者的责任，那么我愿尽菲薄之力，拳拳兮以窥其奥秘，并递送出被破译了的信息密码；如果是诗人的责

任，那我将也给他们一点劝诫和警示。我扮演的这个批评角色意味着什么？是领导读者，还是领导诗人？扯淡。我谁也不领导。我领导自己。

正因为如此，我还将拒绝这样一种义务，即示导每个读者都洞然参透、啧啧叫好，或保证每个诗人都觉娓娓动听，无比“贴肉”。一种狐狸的狡黠和猫的中庸么？“非也非也”。我只是被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苦苦纠缠着：人在心灵沟通上的无力性。

知觉：从低维到高维……

世界无声地蠕动，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人乘物游心，御风而行，浮沉于宇宙之海……，在上述灵魂与周围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永恒传承的对话模式：我总是首先以知觉的触手抚摸外界，接着关于外部世界的图象蜂拥而至，堆积在混沌初开的大脑新皮质上，于是各种情感中枢受到震颤，不同的情绪涡流回旋激荡，新皮质在刺激上分泌出新的意理信息，如此等等。当艺术君临人世之后，在感知者和艺术品之间出现了某种知觉→象态→意绪的模式重演：人总是首先据有存在于作品之中的知觉信息，以此为密码本去破译它的象态信息，被破译了的象态信息随即转为新的密码本，导引人去破译更深层的意绪信息。因此，人的知觉系统在任何情形下都是艺术信息的解码起点。

非约束性乃是世界之本相：自在自为而轮回流走，生生灭灭而聚散无常。由于人类知觉对非约束性的外部世界的组织约束机制，³任何被知觉到了的非约束性域当即转化为约束性域，主体开始了它对客体的调节和控制程序。约束性域生成之后，知觉既能把它的边界拓展到无限遥远的地帶，又在知觉停留最频繁和知觉深度最大的区域形成知觉核，此系知觉域（约束性

域) 中的稳定点, 它表达了一种建立在信息通讯基石上的有序化过程。

城市诗人的知觉核无疑是现代都市和它的子民, 它像一个半明半昧的巨大玻璃罩自负而冷峻地拦截了知觉或梦界: “我是在城市某处诞生不久的一个前额凸突的男婴 我两岁 我转动眼珠好奇地察看四周”(张小波), 我天真而多情地发现“身旁毕竟是 中国的大街在流动啊 流动着阳光和牛奶 流动着一大早就印发的新闻连载 关于广场塑像的奠基仪式 定向爆破和崛起的阳台”(宋琳)。这里, 城市与人两种基本现象成为知觉核内的有力磁心, 捕捉并吸附住了真挚的目光。张小波还进而考察了两者间的张力结构: 城市“嗷嗷地向我 痛苦地舞蹈。我科幻色彩地向它舞蹈”、“自转的快节奏里复合出本来没有的东西”, 磁心内的两极在托马斯全旋中趋于平衡, 张小波这头牡狼居然渴望成为驯兽师——他把城市知觉变成了颈部长满鬃毛的牝兽并同它优美地对舞。



这就是诗的知觉系统新近发生的第一件事变。过去城市还未曾成为知觉核, 它从来就只是整个知觉域的某个边缘地带, “朦胧诗”人从城市上空飘然掠过, 在诗作里留下一些被肢解的碎片; “朦胧诗”似乎也从未形成过它自己的知觉核, 知觉系统总是浸润在氤氲雾气里, 此即“朦胧诗”之所以“朦胧”的重大缘由之一。

由于知觉核的形成, 知觉方式现在变得更完善和摇曳多姿了, 它成为异常活泼的变量, 并在知觉空间和知觉时间两种物理标度上推动了“第三代诗”的隆隆上升。

知觉空间对城市诗人具有特殊意义。乡野村舍和绿色植被急速后退, 各种现代建筑肩挨肩熙熙攘攘地耸起, 人口爆炸乃至祖孙三代囚于陋室, 狹窄马路上蠕动着无边际的人流……,

于是捍卫和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变得异常频繁，人的空间意识被陡然强化，知觉对空间产生高敏感性和亲近性，它使我的诗人朋友的作品里包含了更多的空间信息。

孙晓刚的知觉空间被修葺、经营得最为完善。它提供了关于线条、色彩、面积、体积、容量、重量、质感等各种物理维量：“连续性 一级一级台阶的转折 我用罗丹一座雕像的姿态 坐在一个洁白的层面上”，这是数字式明朗单纯的线条和块面的静穆组合；“回味一遍 夏天冰凉的水在皮肤上拼命嬉闹 一只北方的西瓜 使天空中涨满了水汽 一个妙龄的轻盈 超过薄薄的水彩”，物体的温度、质感和份量感在星灵流转中被轻悄递出，竟是如此的透明澄澈，如此的不染纤毫；“人族呵排了长队踏过 泥土一般颜色的遍地果豆 在开满桃花的东方祈祷了最终的银白 古牒上 陶罐盛满香墨的醇酒 世界在一片冲动中化为明净的色泽”，从灰褐、粉红、银白直至陶褚、香墨，知觉的色阶在冷暖更替里续接成了明丽的光阵和谱系。

只是孙晓刚的知觉空间被限定在二维平面上，人与背景、人与物体、物体与物体都拒绝层次和深度，这就令我想起某种精致的儿童画片：不存在透视，只有块面和块面在表层上错动、互撞，它们以一种纯净的方式构成了知觉的童话。

张小波的知觉显然更有活性，一种燃烧的能量和生命力老是脱框而出，激励得他不能自抑，促使他揭开帷幕，探查生活底蕴的神秘：“在地铁入口处”，“玻璃窗垂落下来了质感强烈的法兰绒 法兰绒上有几头奶牛荡漾于日夕我想过去驱散它们 我把那 法兰绒布慢慢掀开 于是又看到你住在很远很远的乡下 在我们之间”，有些古怪的法兰绒是穿越二度空间进入它背后的三度空间的走廊，它使诗的那个“半圆的世界”向挤奶奶姑娘的“半圆世界”“半圆地围拢而来”，结果它们组成了一个